

朝内166人文文库
· 外国中短篇小说

黑猫

[美] 爱伦·坡 著

陈良廷 等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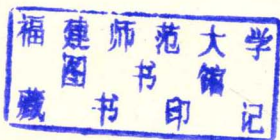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朝内166人文文库
· 外国中短篇小说

黑猫

[美] 爱伦·坡 著

陈良廷 等译



T1057159

1057159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猫/(美)爱伦·坡(Poe, E. A.)著;陈良廷等译,一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·外国中短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111-9

I. ①黑… II. ①爱…②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59179号

责任编辑 马爱农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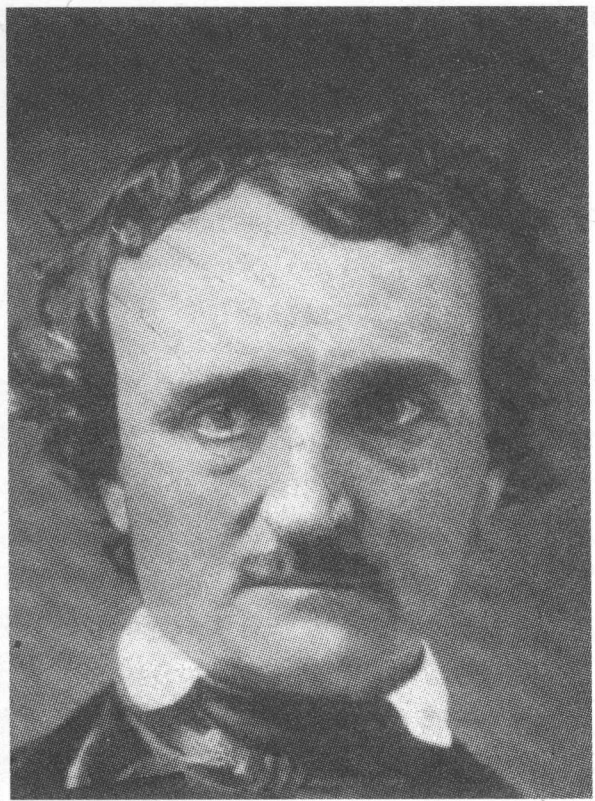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91千字
开 本 720×1020毫米 1/32
印 张 6 插页2
印 数 1-8000
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111-9
定 价 2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爱伦·坡

The Errors.

Once, upon a midnight dreary, while I pondered, weak and weary,
Over many a qua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gotten lore —
While I nodded, nearly napping,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,
As of some one gently rapping,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.
"Tis some visitor," I muttered, "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—
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."

Oh, distinctly I remember it was in the bleak December,
And each separate dying ember wrought its ghost upon the floor.
Eagerly I wished the morrow; — vainly I had sought to borrow
From my books suspense of sorrow — sorrow for the lost Lenore —
For the lull and radiant maiden whom the angels name Lenore —
Diminished here to zero.

And the sicken, sad, unaccustomed rustling of each purple curtain
Thrilled me, chilled me with fantastic errors never felt before;
So that now, to still the beating of my heart, I stood repeating
"Tis some visitor,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 —
Some late visitor,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; —
This it is and nothing more."

Presently my soul grew stronger; hesitating then no longer,
"Sir," said I, or "Madam, truly your forgiveness I implore;
But the fact is I was napping, and so gently you came rapping,
And so faintly you came tapping,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,
That I scarce was sure I heard you" — here I opened wide the door;
Darkness there and nothing more.

Deep into that darkness peering, long I stood there, wondering, fearing,
Doubting, dreaming dreams no mortal ever dared to dream before;
But the silence was unbroken, and the stillness gave no token,
And the only word that spoken was the whispered word, "Lenore!"
This I whispered, and an echo murmured back the word "Lenore!" —
Merely this and nothing more.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人类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，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，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，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，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，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前 言

爱伦·坡(Edgar Allan Poe, 1809—1949), 美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、批评家。生于波士顿一个艺人家庭, 童年时父母双亡, 被一富商收养, 早早就饱尝人情冷暖, 世道艰辛。成年后卖文为生, 写文学评论文章, 同时也写诗歌与短篇小说, 后来发现哥特式的恐怖小说很受欢迎, 便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创作。

爱伦·坡既是诗人、小说家, 又是文学理论家, 著有《创作哲学》《诗歌原理》等理论专著。他的诗属于浪漫派, 著有诗集《帖木尔》等。而他最成功的自然是短篇小说。他是第一个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, 并提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作家。他一共写了七十个短篇, 收在《述异集》中, 大部分为恐怖小说、推理小说和怪诞幽默小说。

爱伦·坡生活的年代正是美国蓄奴制迅速衰退, 资

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。旧秩序的无可挽回的局势和他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,使他对社会、对人产生一种恐怖、幻灭的心理。这种心理主导了他的文学创作。他的短篇小说大多反映了这样的主题:美的幻灭、死亡的恐怖、忧郁和怪异。

为了表现这个主题,爱伦·坡强调了营造预定气氛、创造“纯艺术”效果的做法。他在创作中总是精心雕琢、巧妙构建,在诸如变态心理、死亡的恐怖、灵魂轮回、起死回生等病态的题材中,运用各种手段来烘托气氛,制造惊险、恐怖的强烈效果。《鄂榭府崩溃记》《泄密的心》等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。

爱伦·坡说过,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“把滑稽提高到怪诞,把害怕发展成恐惧,把机智夸大成嘲弄,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”。这种创作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恐怖小说中,也体现在其他小说中。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,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荒诞、古怪、畸形的形象,流露出一种病态的、微癫的情绪,渲染某种怪异离奇、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,即使幽默诙谐的小说也不例外。如《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》就是在荒诞滑稽中透着一种寒森森的病态情绪,说不出的诡谲怪异,给读者的感受十分奇特而深刻。

爱伦·坡在西方还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鼻祖。在他的侦探作品中，案件的破获依靠破案人善于揣测人的心理活动和严密的逻辑推理。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《金甲虫》《毛格街血案》《玛丽·罗热疑案》等。他的侦探小说写作模式，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各国侦探小说家所效仿。

爱伦·坡生前在美国文坛上没有得到重视，但是随着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，其创作和理论逐渐显出其“启示性”。直到现在，西方的文艺评论仍从他的作品中挖掘出层出不穷的意义。萧伯纳曾称：“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和马克·吐温。”

爱伦·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，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，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。

马爱农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鄂榭府崩溃记 | 1 |
| 椭圆形画像 | 29 |
| 泄密的心 | 35 |
| 金甲虫 | 43 |
| 黑 猫 | 95 |
| 提前埋葬 | 109 |
| 瓦尔德马尔病例的真相 | 130 |
| 丽姬娅 | 144 |
| 跳 蛙 | 169 |

鄂榭府崩溃记

他的心是只悬挂的琴；
轻轻一拨就琤琤琮琮。①

——贝朗瑞②

那年秋天，有个阴郁、晦暗、岑寂的日子，暝云低压压地笼罩着大地，整整一天，我孤单单地骑着马，驰过乡间一片无比萧索的荒野；暮色渐渐降临，满目苍凉的鄂榭府终于望见了。说不上是怎么回事——可乍见那座府邸，心头顿时添上一阵愁，叫人受不了。我说受不了；因为往常即使到荒山野岭、愁惨境地，见了那种望而生畏的自然景象，也难免诗意盎然，就此滋生几分喜悦，可如今说什

① 原文是法文。

② 贝朗瑞(1780—1857)，法国著名诗人。据俄译本注释，以上诗句引自其作品《遗赠》。

么也解不了这阵愁。我好生惆怅地看看眼前这番景色——兀立的府邸和庄院中天然的山水胜迹——荒凉的垣墙——茫然眼睛似的窗户——三两枝有臭味的芦苇——三两棵枯萎的白树——这分惆怅，无法以凡人的情绪来比拟，除非只有比做癡君子梦回以后的空虚；沦入寻常生活的辛酸；陡然摘除面纱的恐惧。我心里一阵冰凉，往下沉，直折腾——我心头一片凄戚，说什么也弥补不了，任凭如何想象，也无法牵强附会地当做什么心情的升华。究竟是怎么回事——我思量起来——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默默凝视鄂榭府，竟然如此魂伤？这个谜根本解不开；沉思间云集心头的幻想似隐若现，也无从捉摸。莫奈何，只得自圆其说，宇宙间的天然景物凑在一起，确能使人如此感伤，但要分析这股感染力，即使费尽心机也是枉然。我暗自寻思，这片景色中的一山一水，这幅景致中的一草一木，只消换个面目，凄恻的感染力可能削弱几分，也许就此消失殆尽；一想到这念头，便纵辔驰到险峻的山池岸沿。那山池就在宅边，满池死辉，黑黝黝，阴森森，倒映出灰色的芦苇、惨白的树干、茫然眼睛似的窗户。我俯视这一切面目全非的倒影，不禁浑身一阵寒噤，竟比刚才还要惶悚。

话虽这么说，目前还是打算在这座凄凉的公馆里盘

桓几个星期。公馆主人，劳德立克·鄂榭，原是我童年时代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；可有多年不见了。谁知最近在国内远方，竟收到了一封信——他写来的——一再催促，催得火急，非要我亲自去一次不可。信里透着神经不安的味道，写着自己患有疾病；神经错乱，折磨得人好苦；他诚心诚意想见到我，我是他的心腹之交，自然也是唯一知己，但愿跟我早晚相处，心里一痛快，病势便可减轻。全信就是如此这般——他请我去，显然出于一片真心——不容人迟疑；我就马上应约了，但至今心里依然认为这分邀请，真是蹊跷透顶。

我们童年时虽称莫逆，可我对这位朋友实在不大了解。他向来城府很深，也一贯如此。话说回来，我倒清楚远从古时，他那历史悠久的世家便以多愁善感出了名，多少年来，这一特点总是体现在不少卓越的艺术品上；最近，他不大钻研音乐上那种一致公认、一听便懂的美，反而悉心钻研其复杂性，此外还多次隐姓埋名地慷慨解囊，这两点都体现了上述的特点。我也听说过一件迥乎寻常的奇事，鄂榭这族人虽有来历，自古以来却从没有过不衰的旁系子孙；换句话说，就是一脉单传，也永远如此，只有微乎其微、瞬息一现的变化罢了。心里刚想到这座房屋的特色跟公认的鄂榭府特性完全吻合，刚臆测好几百年

来,房屋的特色可能影响了他们家的特性,我就不由认为正是一脉单传的缺陷——也许正是这种缺陷,缺乏旁系支亲,因此财产和姓氏总是父传子,子传孙,不传他姓,世代相袭,到后来终于混而为一,庄院原来的名称就此消失,成了“鄂榭府”这一古雅的双关称呼——庄稼人如此称呼“鄂榭府”,又是指这户人家,又是指这座公馆呢。

上文中提到过,我略带稚气地实验了一番——对山池俯视了一下——结果早先那个奇异的印象反而变本加厉了。不用说,我这愈来愈迷信的感觉——何不干脆称做迷信呢?——无非使人愈来愈迷信罢了。我早就有数,心里有鬼,才会引起种种心理变化,这正是奇怪的本能倾向。大概就是这缘故,我重新抬眼望着府邸,不再俯视池中倒影,心里才有了个怪念头——这念头实在荒谬,我提一下,不过是说明折磨人的种种心绪那股呼之欲出的威力罢了。我这样胡思乱想,就此当真认为整座公馆和整片庄院都笼罩着一种气,公馆和庄院,还有邻近一带特有的一种气——这跟天上大气绝不相同,而是从枯树、灰墙、死池中散发出来——这是种玄妙的毒雾,阴郁,沉滞,隐约可见,色呈铅青。

我屏绝心中那个必定是梦想的念头,更仔细地端详府邸的真正面貌。看来主要特征就是古色古香。年代悠

久，颜色大大褪落了。墙上布满极小的霉菌，乱糟糟地挂在屋檐下，像细蛛网。特别破落的样子倒也找不出。石墙没一堵倒塌；照旧完整如一，个别石头却碎了，看来绝不调和。其中不少情况使我不由想起，荒废的地室里那种旧木雕，多年来吹不到一丝风，看看好似完整，实则已经烂了。话说回来，除了表面上这一片颓败的痕迹，全幢房子丝毫也看不出摇摇欲坠。大概要仔细端详一番，才找得出一条看不大清的裂缝，从正面屋顶上曲曲折折地裂到墙根，消失在阴沉沉的池水中。

我留心着这一切，顺着短短一条堤道，驰到府邸门口。侍从牵走了马，我跨进了哥特式的大厅拱门。有个蹑手蹑脚的听差，默不做声地从厅里领着我摸黑穿过不少曲折的回廊，到少爷的画室去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路上看到的，竟使我提到过的种种说不清的心情反而变本加厉了。周围的一切——天花板上的雕刻，四壁的玄色帐幔，乌黑的地板，还有鬼影幢幢似的甲冑之类战利品，我迈一步，就震得格拉格拉响，这一切从小就看惯了，我顿时承认一切都很熟悉，可还是不由纳闷，看见的全是普通物件，勾起的幻想怎么竟然如此陌生。在一座楼梯上，碰到了他们家的医药顾问。我看，他眉宇间含着奸刁和惶惑。他慌慌张张跟我打了招呼，便走了。这时听差

打开了门,引我到少爷面前。

只见那间房巍峨堂皇。窗户又长又窄,尖尖耸起,离开漆黑的橡木地板老高,手根本够不着。几道红艳艳的微光,透过格子玻璃射进来,四下比较触目的物件刚好照得清清楚楚;但就是使尽眼力,也看不到房内远处的角落,和回纹凸花的拱顶深处。四壁挂着黑幔。一般家具全都大而无当,真不舒服,又古老又残破。四下尽是书籍和乐器,可房里并没增添一分生气。只闻得到股凄凉的气息。各处笼罩着阴森、深沉、万难弥补的郁郁气氛,一切都浸透了这种气氛。

鄂榭直挺挺地躺在沙发里,见我进房,顿时爬起身,热情奔放地迎接我,我开头还以为这么亲热多少有点过火——是这厌世者勉强的做作。可朝他脸上瞥了一眼,才相信他是出于一片至诚。我们坐下;片刻之间,他一言不发,我怔怔看着他,心里既同情又害怕。千真万确,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内,还没有人跟劳德立克·鄂榭一样变得这么厉害的呢!我好不容易才认定眼前这个脸色惨白的人正是幼年时代的伙伴。可话说回来,他脸上的特征倒是一向突出。面如死灰;眼若铜铃,水汪汪,亮晶晶;嘴唇不厚,没一丝血色,轮廓倒是漂亮绝顶;鼻子端正,生成希伯来式,鼻孔却大得出奇;下巴长得有样,并不突出,活活